

軍 人 的 眼 睛

陸 揚 烈 等 著

百 花 文 藝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10篇反特故事，都是反映解放軍海防、边防等斗争生活的。这些故事描写他们日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大门，机智勇敢地对敌人进行斗争，表现了革命战士忠于祖国、忠于职守的英雄气概和优秀品质；同时也揭露了敌人的丑恶、陰險、狡猾和各种卑鄙無耻的破坏活动。讀了本書，可以使我們提高革命警惕性。

軍 人 的 眼 睛

陸 揚 烈 等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龍州道6号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开本282×102毫米 1/32 印张 2 13/16 字数 53,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41,100

目 录

边疆巡逻兵.....	續 思 (1)
对空监视員.....	大 群 (8)
伏 击.....	刘治良 (16)
潜伏哨.....	高中午 (20)
边防軍的助手.....	冷时曦 (27)
獵鴿者的失敗.....	李昌达 (33)
枯井里的秘密.....	張瑞增 (38)
靜靜的海島.....	余述真 (43)
沒响槍的战斗.....	紀 流 (49)
在五号倉庫里.....	宇 方 (53)
审訊員康浩然.....	文 榮 (58)
机警的战士.....	張之明 (63)
一場“双簧”戏.....	寒 星 (66)
我們的副會長.....	宋 群 (70)
一个画了皮的女人.....	張 麟 (75)
軍人的眼睛.....	陸揚烈 (82)

边 疆 巡 邏 兵

靖 思

圓溜溜的月亮，悬挂在瓦藍的天上。它那乳白色的光輝把大地照得如同白天一樣。

在界河边的小道上，出現了一个巡邏小組。走在前头的是副班長孙鳴；在他左边个子低一些的是康致；康致后边的一个是王天祥。三个人都背着防雨布，挂着自动槍。他們靜靜地，緩慢地走着。

康致是个剛滿十九岁的小伙子，一年前他还是个农村的孩子。他那兩只又黑又亮的眼睛，看着那爬到正空中約月亮，突然使他想起离他家乡不远的那座煉鋼厂。每天半夜一点鐘，正是鋼水出爐的时候。他暗想：現在鋼水出爐了吧？他仿佛看到那奔瀉的鋼水，和正在緊張工作的工人。又想到自己在这兒巡邏，正是保衛着他們生产，他臉上頓時浮現出自豪和幸福的笑容。

“康致，你又在想啥？”孙鳴眼盯着他問。

康致兴奋地說：“副班長，給你說吧！离我家不远就是煉

鋼廠，每晚半夜一點鐘，唔，就這時候，鋼水出爐了。紅光一閃，半邊天都照亮了！哎呀！真好看，我想現在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。”孫鳴打了個手勢，說：“想——要分清時間地點。知道嗎，我們現在是在邊境上巡邏……”

“是呀，副班長……”康致剛想插嘴，就給孫鳴攔住了：“得了！你思想不集中是違犯了巡邏紀律！你東想西想的，能巡邏得好嗎？敵人為了破壞我們的祖國，學烏叫狼嗥來交換情報，裝成野獸偷越邊境，用電台刺探情報……這就要我們思想集中，時刻注意才行，知道嗎？”

“知道了。副班長，我以後注意。”康致直爽地回答。

他們在這片綠油油的草地上走着，晶亮的露珠凝結在草上，把草地抹上了一片銀灰色。他們在上邊走着，鞋和褲筒都變得濕漉漉的。康致盯着左面一看，發現有一行草沒有露水珠，顯出一條“路痕”。他心裡動了；“怪了！”便走過去看。那“路痕”倒顯得模糊了。他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地方，也同樣遺留有這樣的“路痕”。他彎下腰去細看，發現那濕漉漉的地上清晰地印着一個一個的腳印。他忙對孫鳴說：

“副班長，看！腳印。一定有人偷越邊境去了。”

孫鳴派出王天祥去前邊三十多公尺處執行警戒後，便細心地考察着這些腳印。借着月光，他發現每個腳印的前腳掌印得淺，後腳跟印得深。“不對，有問題！”他想：人往前走一般是腳掌先落地，腳跟後沾地，腳掌比腳跟踩得深；這腳印很像是背着身子走的。他又把掉在草上的泥塊拾起來研究，發現泥中滲有亮晶晶的沙子；很明显，這是從界河帶來的，

因为这兒沒有泥沙，只有界河才有。孙鳴肯定的判断：这是偷越边境的敌人，想騙过巡邏兵的眼睛，背着身子走过的。

“康致，你說錯了。是敌人偷越边境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是敌人偷越边境来的！”康致大吃一惊。这脚印分明是朝界河去的，怎么是偷越边境来的呢？“这，这脚印……”

“嘿！脚印，畢竟是新战士！”孙鳴心里想。他本想告訴他，可時間不允許他这样作，应当赶快去追击偷越边境的敌人。他把王天祥叫回来，把情况給他两个談了談，說：“現在就追，一定把敌人抓住！”

他們順着脚印，追过了窪地，又爬过了兩座山。一路上可以看出敌人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。敌人背着身子走完那块草地后，就轉过身子走了，奸滑的敌人不从路上走，淨走那些人不走的地方。有时攀着樹藤从峭壁上翻过去，有时从陡坡上滑下去，有时从荆棘和杂草里穿过去……而他們就根据攀动了的树枝，折断的草棵，地下的脚迹和各种各样的痕迹追着。

他們跟着綫索，來到了一道兩丈多高的峭壁下面。孙鳴攀拉着从峭壁上垂下的藤条，爬了上去；隨着王天祥也爬上了峭壁；可是康致正爬到一半的当兒，那藤条“咔嚓！”一声断了，康致便骨碌骨碌地滚了下去……

“哎呀！藤条断了！”王天祥低低地喊叫了一声。

“知道了。你監視着周圍。”孙鳴表面很鎮靜，可心里也实在着急：敌人還沒抓住又出了事！他趴在地上，兩手合着嘴，輕輕地喊着：“康致，康致……”

康致蹶得昏沉沉的，后腦勺碰破了，血濡湿了頭髮，順着耳根往下流。他用手在臉上抹了下，借着月光，他看到滿手是血，心都麻了。可他一聽到副班長在喊他，就傷口也顧不得包，一翻身爬起來，拉着壁上的茅草往上爬。

孫鳴見下邊沒有回答，正準備下去時，康致已爬上來了。他連忙拉住康致的手問：“不要緊吧？”

“不要緊，碰破點皮。”康致擦着臉上的血，氣呼呼地說：“副班長，快追吧！抓住他跟他算總賬！”

蹤迹和綫索把他們引進了老林。樹上嗒、嗒、嗒地滴着水，空氣是潮濕的，好像凝結成液體一樣。樹上密密的叶子，一層蓋一層，隔絕了外邊的月光。老林里一片漆黑。

“副班長，”王天祥把嘴挨着孫鳴耳邊，低聲地說道：“天黑得沒辦法搜索，我看等天亮后再搜，一面派人回去報告，讓部隊一起來搜山。”

孫鳴感到這個建議不錯，但又一想：不成，敵人絕不會在這兒呆長，他們是到處亂跑的。多次在老林里抓敵人的經驗告訴了他，老林里抓敵人不是靠人多，而是靠機智。“不行，無論如何也要把敵人找住。”長年戰鬥在邊疆的孫鳴，對這裡的每個山頭，每條小路，都熟悉得像自己手板心的皺紋一樣。他知道：老林里有陷泥，葛藤纏繞滿地，敵人是無法鑽進老林深處的，一定是在老林邊的附近隱蔽起來。“可是敵人到底藏在哪儿呢？”他自己問自己。他想起离這不遠有一個尖石山，滿山都是大古樹和亂石頭，又無人常去，倒是個很好的藏身之地。“唔，從敵人走的這條路綫來看，完全有可能！”他心里作了肯

定地判断后，就低声招呼了一下康致和王天祥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刚来到尖石山，忽然听到一阵“沙沙沙”的响声，虽然声音是那么微小，但由于林中特有的幽静，还是听得很清晰。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住了，屏住了呼吸，凝神地听着这奇怪的声音。

这时，又隐约传来人的喊叫声：“……AC，AC……我是三号，我是三号，听到了吗？请回答，请回答，……现在安全过来了……”

“报话机！敌人在喊话哩！”康致高兴得差点没喊出来。“不准说话。”孙鸣显得很沉着。他镇静地听了会，辨别出这报话机是安在前边那道石崖上。那道石崖有八、九丈高，从正面是上不去的，于是他便领着康致、王天祥从石崖侧面爬上去。

他们爬上石崖，立刻潜伏在草棵里，留神地监视着前方：这是一块小斜坡，树比较稀疏了些，树干上长着毛茸茸的绿毛，树枝上垂着像女人头发似的绿苔。明朗的月光从树叶的空隙中投射进来，在地上涂了许多黑白色的小斑点。在地中央有棵被折去半截的大树桩子，从树桩中射出一股淡绿色的微光，那“沙沙沙”的声音正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

这时，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：“迷达！这一关总算是过来了，这都亏得你带路带的好。”

“嘿嘿！”这是一个当地人的口音：“不是跟你吹牛，这一带地方我闭着眼也摸不错。唔，这地方保险吧，别说解放军，就是鬼也找不到。”

他们六只眼睛向那发出说话的声音的地方看过去，只见

两个模糊的黑影蹲在一棵树下，看样子是放哨的。康致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嘿！找不到，别吹你妈的牛了，老子马上就要你的脑袋！”他轻轻端起枪，枪口对着黑影。

“注意！干掉这两个家伙！”

孙鸣话音刚落，康致便勾了火。只见一个家伙像树桩一样地栽倒了。可另一个家伙闪身躲在树干背后，撒腿就跑。康致哪肯放过他，一躍身便追了上去……

孙鸣和王天祥几步就窜到树桩跟前。在树洞里喊话的那个家伙刚伸出一只手，头还未伸出来，就被孙鸣一把抓住了手，夺过来他手里的手枪。王天祥也忙伸手抓住那家伙的头，用力猛往外拉。那家伙拼命往下缩头，但他哪抵得过王天祥的铁掌，“哇哇哇”地嚎叫着被拉了出来。哈！这家伙的耳机还戴在耳朵上，两只恐怖的眼睛直愣着，像根秃树桩子样呆在那里。



……康致紧跟在那黑影后面，大声地喊着：“站住！站住！”那家伙一边慌张地跑，一边开枪。康致把身子闪在一棵树干背后，对准那黑影就是一枪，只见那家

伙身子一歪便倒下去了。康致嘴里咒罵着：“看你跑到哪里去？”一面跑过去取槍。哪知那家伙突然坐起来，向康致“叭”的一槍。原来这家伙并没被打着，是有意倒下去的。幸亏康致閃身快，子彈“撲嗤”一声从身边飞过，鑽进了树干里。康致一下扑上去，那家伙双手举起槍向他头上砸来，康致一拳过去把槍打掉了。兩個人便扭打起来，在坡地上滾来滾去。离崖边兩公尺，一公尺……眼看就有滾下石崖去的危險，康致仍緊緊抱住敌人，那家伙到底害怕了，忙松手求饒：“我……我投……降……”正这时，王天祥也赶来了。

他們把这家伙押到副班長那里时，孙鳴正在审問那报务員：“……你們偷越过来干什么？”

那家伙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我們是个情报小組，李司令官，唉，不，不！李弥派我們过来，搜集情报。唉！才架好机子联络上，誰知就……”

孙鳴臉变得很严肃，声音特別响亮：“哼！探听情报，夢想！老实告訴你，边境上有我們巡邏兵，你們任何詭計陰謀，也瞞不过我們的眼睛！……”

黎明的光綫从云塊的裂縫中投射出来，远处村落的鷄“喔喔——喔喔”地啼叫着。孙鳴和王天祥押着兩個垂头喪气的家伙，往部队駐地走去；康致紧跟在后面，背上背着繳获的美制报話机。虽然康致渾身衣服都是湿漉漉的，头上的伤口和被荆棘挂破的伤口又疼得难受，可是当他看着走在前头的兩個活情报，和想到自己背上背的报話机时，心里便充滿了無比的兴奋和喜悅。（乃光插图）

对空监视员

大 群

哨长吴永刚夜里值了半宿班，现在是他补睡的时间。他躺在炕上，白睡两眼睡不着，隔一会儿就爬起来，到屋外往后山坡看一看，总像有什么事挂在心上。后来他索性不睡了，坐在炕边上纳起袜底来。

对空监视员閻大奎从哨楼上下来，一进屋就咧着嘴喘气，两手从皮手套里抽出来，使劲搓着。枪身上挂着的白霜，一遇到屋里的热气，眨眼凝成了一颗颗的小水珠。他脱掉鞋子，盘腿坐在热炕头上，赶忙动手擦起枪来。他把大枪拆卸开了，把退出膛的子弹，随手塞到枕头底下。“我看一等战备可以撤除了。两个多月来，不但没看见敌机的影子，连一丝声音都没听见，纯粹是和自然在作斗争。”说完，两眼瞟着对面炕上的哨长。

吴永刚听到閻大奎这样说，忙把手中的袜底一放，郑重地说：“閻大奎同志，你今天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前天连长通过电话里谈，敌人最近往朝鲜境内白头山森林区空投特务，活

动得很猖狂。咱們駐在祖国的边疆，監視着祖国領空的邊緣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思想麻痹就要吃亏。”

閻大奎看看哨長，低下頭，用手指甲刻着零件上的紋絡，停了一会，說：“不是別的，我是想：最近沒有情況，我們的高射炮火跟小銀燕又越来越厉害，敌机压根兒不敢來了。晚間听無綫电广播，兄弟部队一个勁地在筑路、修水庫，盖工厂。咱們大瞪兩眼閑呆着，有力气使不上。將來伐樹队进来，我想参加大干一場。就这些心思，都端出來啦！”

哨長听了，也就開門見山地說：“閻大奎同志，这么說你就是思想麻痹！敌人不敢和咱們明着槍对槍，刀对刀，他就要暗中使坏水。常言說得好，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！何況……”

哨長話沒說完，突然听到門口叫了一声“哨長！”接着房門开了个道堂大开，一股乳白色气流涌进屋來。監視員馬茨城狠勁咽了口气冲着哨長說：“通往中站的電話綫忽然断了。現在和‘中腰哨’还通話，他們傳过来的情况，說是‘洞腰哨’發現一架沒有塗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。現在正繞圈子。”

哨長眉毛跳動了一下，略一思忖說：“你快赶回去加强战备！告訴副哨長和‘洞腰哨’的聯絡不要間斷！”

一听這話，閻大奎七喳咋喳把大栓組成了，嘩啦推上了槍槽，光脚跳到地下說：“哨長，我馬上去查綫吧！这段綫路我熟悉，閉上眼也摸得着。”說着忙掀開箱子蓋往外掏鞋，掏出一双嶄新的籃球鞋，提起來一看，咕咚一下又擲到箱子裏，回身說：“哨長！你的膠鞋遞給我穿一趟。穿棉鞋又沉又

笨，一溜一滑可干不了这个活！”

哨長把鞋遞過去說：“把我的毛袜子也套上吧！我說你腳上長牙了怎的？新球鞋又啃漏洞啦！”

閻大奎吞吐了一陣子才說：“前天也是查這條綫路，臨走忘記帶膠布了，等接上斷頭才發覺，當時我怕不纏上跑電，就把貼鞋底那圈軟膠皮割下來纏上啦。”

“你那忙三草四的毛病可得改！頭半个月查綫沒帶膠布，把新鋼筆膠囊扯下纏在斷頭上了。自來水筆變成了沾水筆。怎么還沒有取得教訓！這是麻痹！”哨長顯然帶着責備的口氣。

“忘記帶了嘛！我覺得這不能算麻痹！這不過是一時大意！”閻大奎覺得哨長今天不知怎樣的啦，老咬定說他思想麻痹，心里很不痛快。

哨長當時只是微微一笑，打算等他查綫回來，找個時間和他談一談。只囑咐說：“閻大奎同志！要多留意后山坡那一帶地方！今天我一連看了好幾次，成群的老鵝總是在那几棵高樹上繞。”

閻大奎嗯了一聲，轉身要走。哨長又遞給他一副黑色眼鏡，叫他戴好再出屋，怕雪芒刺壞了眼睛。

閻大奎走后，哨長稍微放心了些，但仍然覺得這次斷綫不同于往常。想了想，最後抓起耳朧子：“喂！副哨長！敵機活動情況怎樣……啊？……在大山一帶盤旋，仿佛尋找預定的目標……千萬不要和‘洞腰哨’斷聯絡……我得去查綫……是，閻大奎已經動身啦，不過我還有得趕去！”他說完，背起冲

鋒槍直奔山下跑去。

閻大奎趟着膝蓋深的雪前進。想起方才哨長再三說他思想麻痺，從心里往外覺得委屈。在此地三年沒漏過一次情況，這怎能說思想麻痺呢！哨長對事情的分析有時太過火了。就拿這件事說吧，老鵝在樹梢上繞，有啥出奇的呢！夏天里蛇經常盤上樹掏老鵝蛋吃；冬天下大雪，沒有窩的鳥凍得受不了，要霸占老鵝窩呢。眼前來到後山松林稀疏的地方了，密林边上，風把雪卷在那兒，積成了一崗子的雪嶺，足能沒過胸口。他兩手扒着雪往前走，爬過雪嶺，地面上雪薄多了，有的地方，還露着黑咕嚕嚕的老樹根，最深的地方許有二三寸，一踩格吱格吱响。膠鞋底子凍得棒棒硬了，腳步都顧不得停，边走边拍打身上的雪。走了一段，他試了試綫，仍然和中站叫不通，只聽見馬鉄城拚命地喊：“快接通！快接通！敵機快越境啦……”

他走一段路，又蹲着試了一段綫，仍然不通話！他順着綫路向前猛跑，也記不清擲了几个窩脖子筋斗，袖筒、領子和耳朵眼里都灌滿了雪。

好不容易繞到後山坡，才發現斷了的綫頭懸在樹枝上，離地有四尺來高，風一吹搖頭擺尾的。當時喜的他一手抓住綫頭，一手抓把雪填進嘴里，吃的滿嘴噴香。等把兩頭拉到一起，可不由得愣住了：在斷頭跟前踩了一大片熊瞎子腳印，雖然被風揚起的細雪粉復蓋了一層，仍然還看的很清楚。閻大奎心里可就犯起疑惑來了：這個斷頭是我前天才接好的呀，我接時擰的很堅固，當時沒有膠布，把鞋上軟膠皮

割下来缝上的呀！就是全线都断了，这个接头也开不了！熊瞎子劲大能扯断线或者咬断线，它怎的能把扣子扭开？他再仔细看了看断头，有的地方好像被钳子夹过，铜丝上有钳子夹过的一条条白印。这里面明明有鬼。他赶忙接好断头，一试线，仍然和中站叫不道。他急的心冒火，又继续往前查，不过这回可处处格外小心起来了，一路上两眼始终是瞄着熊瞎子脚印。这是个大熊瞎子，脚印子有一尺长，步子可是迈的非常小，好像只有两条腿着地走路，这是啥名堂呢？大约走出有五公尺远，一看，眼前走到了那儿棵高松树旁边，心里格登一下子想起临来时哨长嘱咐的话来了。两眼直勾勾地一打量，发现中间那棵树干上的雪被什么爬抓过了。他不由得心里“啊”了一声，急忙蹲下身子，尽量沉住气不露一丝神色，两手假装做接线，身子却向树根前凑；走到树跟前了，他装做擦汗的样子，往树一瞟，看的真切又真切，有一件松树皮色的布单子一乎隔，窸窣的从松枝上落下来一些亮晶晶的雪片。这时他身子距离树干约有二尺开外，耳听得树上“格叭”一声！他熟悉这是一种金属撞击的声音。他反而原地未动，一扭身子把背后大枪靠在树干上，看来好像过度疲劳了要歇一歇的样子。然后迅速地把手张在嘴前，做成个喇叭筒形，面对着前边高声地喊：“是熊瞎子咬断的——哨——长——”

“……”“……”“……”山谷里传来了迴音，瓮声瓮气地震荡着，好像四周围都有人呼应。

呆了一会，閻大奎脸上摆出不耐烦的样子，懒洋洋地高

开松树。他本想打口哨，可是嘴唇冻麻木了，使劲都没吹出声音来，索性唱着：“对面是战斗的朝鲜！背后是可爱的家乡……”接着猛的一个箭步窜到了小土岗后边，紧紧俯在地下，调转过头枪口对准大树，边拉大枪栓边大喊：“狗杂种！快滚下来！”嘩啦！大栓推上了膛，可是心里忽悠地凉了半截，手几乎不会动了，热血一下子涌上了脸，原来枪膛里没有子弹。只听得从树上扑通落下一个大包袱，同时，砰！从树上飞下来一枪。

閻大奎忙把身子往旁一滚。接着看见从树上跳下来一个人，背着一个四方物件，往密林边拼命地跑。

閻大奎觉得左腿一阵麻木，但他不顾一切，咬着牙跳起来，提着枪就在后边猛追。一面使劲解子弹带往外抓子弹。这时特务跑出有三百公尺远了，左拐右拐，曲径的跑着。

閻大奎急得两眼直冒火花，等把子弹压进枪膛的时候，眼看特务已跑到密林边上了。他灵机一动，拼命地喊了一声：“迎头抓活的呀！”

“迎头抓活的——呜——”山谷里传来迴音。

他这一声见效了。特务一愣神，忙扭转身子往右跑，可是跑出去有三十几步远，一看迎头没有人，又扭转身想往密林里鑽。

“快开枪！”这时从閻大奎的右边传来了哨兵的喊声。

“快开枪——呜——”

特务此时一只脚迈到密林边上了，大概他明白过来，追赶他的只一个人，喊话是为了吓唬他，反倒把脚步放慢下

来，一边扭过身子往树后隐蔽，一边把枪口对准迎上来的閻大奎。

說时迟那时快，“噠！噠！噠！”只听得从右面傳來槍聲，特务佯朝天扑倒了。接着从右面树后走出提着冲锋槍的哨長吳永剛。

“哨長！”閻大奎劈面叫了一声，哆嗦着嘴唇再也說不出話来。

哨長走到特务身边用脚踢了踢：“他媽的，是蔣介石貨！”弯腰拾起手槍，吹一吹塞进槍口里的雪，然后解下特务身上的四方物件，說道：“死了还背着領航台呢！往上帝那兒領魂去吧！”接着又从特务身上搜出一張美国制的吉林省地圖来。背包里还剩一些肉干，一双釘着熊瞎子脚印的高筒鞋，还有叠成四方方的一只膠皮鞋。从这些物件里可以看出來，特务是从海上來的，妄想在这兒領航敌机空投特务。

兩個人赶忙接通了綫，天已經快黑了。归途中，閻大奎一路上一声不响，咬牙往前走，等回到哨上宿舍时，已經八点多鐘了。哨長点上灯，才發現閻大奎腿上負了伤，血流滿了褲管，臉色青白。哨長抱怨地說：“你为什么不早點說呢？”扶他躺下身子，忙着燒開水給他洗伤口。閻大奎这时是說不出的自愧，就像有無數条蛇在他胸中乱絞。

電話鈴响成一串。哨長甩甩兩只湿手，抓起耳机子“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他兩眼發亮，等放下耳机子，回身对閻大奎說，“副哨長打來電話，說連長表揚你接綫及时，完成了任务！敌机在‘洞腰哨’監視区被我們击落了。一会我得把你抓特